

台北春宴

TAIBEICHUNYAN

2 何香芸

风十一郎 著

这不是命运的交响曲，而是一部描绘熟女情欲如何转换的心路历程·

风十一郎 著

台北春宴
TAIBEICHUNYAN
之何香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香芸 / 风十一郎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1 (台北春宴系列小说)
ISBN 978-7-5500-0289-0

I. ①何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7428号

何香芸

风十一郎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赵霞 朱强
美术编辑 方方
制作 张诗思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编 33000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mm×1250mm 1/32 印张 7.125
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114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0289-0
定价 26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2-9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引 言



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常要搭飞机，万一须要转机，那么你是否会在过境室中，发现些什么故事，短短的时间内，也许有人会因此改变了人生的旅程。

有一次，我到台大去看一位心脏开刀而住院的长辈，要离开时，却在病房通道的另一个门口，看到了麦子超的名字。子超年纪和我相仿，我们从大学时代就认识了，因为我们都搞过学生运动，而我小他一个学年，毕业后，因为我们的行业都与文字沾了点关系，所以我们的交往一直都没有间断过，还是喜欢到政大附近的馆子吃饭，或去猫空山上泡茶、喝酒……

当我踏进病房之后，惊讶的不是子超的病情，而是他身旁那位俏丽的短发女子，尤其是那双细长的纤纤手指，真是叫人赞叹，我当然不是所谓恋足癖

之类的人，但看到这双纤手，仍忍不住在心里叫道：这
才是性感！

目 录



- 模 子 /6
人生的过境室 /17
澎湖的陌生男子 /39
小 叔 /56
这件事和骑脚踏车一样 /73
黑夜水塘中的荷花 /90
四天三夜 /109
恶水上的大桥 /125
小嵒，要幸福哦！ /144

楔子



我叫麦子超，每周一、三、五在电台主持一个心理谘商的节目，每次九十分钟，另外我还是个不称职的作家，每年都会写上三、四本有关两性的爱情小说。那天我在延吉街靠近忠孝东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停了下来，想喝个小酒，如果是自己一个人，我喜欢坐吧台，一边吃东西、一边与师傅聊天，坐吧台有些好处，你可以知道今天有什么好的或偶尔才会碰上难得一见的食材，另外菜不必点太多，因为只要你面前没东西了，师傅就会很随兴地弄点小菜杀必斯，免费招待，有时是醋渍鱼皮或小鱼干、酱菜类，有时会将小黄瓜或荷兰芹剖开抹上味噌，都是一些开胃的东西，不会增加胃肠的负担。

平常我不喝啤酒，可是只要上日本料理店，第一瓶酒我一定叫冷啤，接下来再喝别的，如加冰块的威士忌或

清酒。这和我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，因为平常我只喝烈酒，所以只要上日本料理店，我的感觉就像在度假，即使只不过是短短的两个钟头，也会让我满足于这种生活步调。

咦！那不是老师吗？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在我身后叫着。

我一回头就看到陆小嵒一身浅紫色OL的装扮，优雅地站在那儿微笑着，她身边还带着一位短发的女子，只见这位女子一头俏丽的直发右边齐耳朵，左边稍长至脖子处，这种发型很有个性，并显得十分俏丽，五官分明，秀气的一字眉到了尾端才斜了下来，既清秀又漂亮，鼻子也相当挺直，一身黑色连身裙滚着蕾丝边，让白色的肌肤衬托出无比高雅的气质，不过有点冷的感觉。但整体而言，是相当有型的气质美人。她就像在黑夜中的水塘冒出来的荷花，那般冷艳与清新……

小嵒，妳怎么会来这里？是不是刚下飞机？

小嵒喜欢浅紫色的OL套装，我常笑她像华航空姐的制服。

老师，最会笑人家啦！我们今天这儿有个聚会。小嵒丢给我一个卫生眼珠。

我们？那就表示不止她一个人了。

是啊！有一票人就在那个小房间。小嵒指着左侧，那是这家店唯一的包厢。

那妳去吧，我喜欢坐在这儿。我说。

不行，好不容易逮到你，一定要你坐我旁边。说着，就拉着我离开吧台。

小嵒所说的一票人，其实我也都认识，时尚名媛潘丽身边是立委史怀哲，郑家华的隔壁是刚与他订婚的吴美慈，落单的是K大银楼的陈伯承，加上我们三人，真的将这小房间挤得人满为患了。

啊！大师怎么会大驾光临呢？潘丽给我一个娇艳如牡丹花般的大笑容。

他是刚好在外头被我逮到了。来，先帮大家介绍——这位是我表姊何香芸，下午她刚好来陪我喝咖啡，我也是硬把她架过来的！

小嵒笑了笑说着，就坐在我身边。

我是何香芸，很冒昧打扰各位。气质美女的声音低低地，很有磁性。

哎呀！这等美女来参加，可是我们的荣幸哩！史怀哲笑着说。

是啊，都不知道小嵒有这么一位绝色的表姊！潘丽与他一搭一唱。

何香芸和大家点点头，并没回话。不过我发觉在介绍众人时，她对上陈伯承的时候，眼神有多停留三秒钟，害得陈伯承好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赶快低下头来。

说到美女在座都是，不过最近最漂亮的应该算是美慈了吧！我对着比较不擅交际的吴美慈说了句。

老师最爱开人家玩笑了。美慈笑了笑。

是啊！我也觉得美慈最近越来越靓，是不是咱们家华很用心在灌溉？潘丽故意瞄了她胸部一眼。

哎呀！丽，妳可别扯到我头上，我很用心是没错，可最主要是我们家的美慈是丽质天生啊！家华抗议了一声，不过力道有限。

谁要你狗腿！美慈可能就是栽在你嘴上功夫这节骨眼吧！潘丽顶了他一句。

美慈听了，笑得很开心，是啊！我就是很容易上坏男人的当！

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哎，像我这种好男人可就倒大楣了，都没人要啊！史怀哲也自我解嘲地加了一句。

小心哦！丽，妳的男人可是欲求不满哦！小嵒接着

说。

他才不会，你没看今天的新闻，咱们立法院都要变成桃花院了。

潘丽的话，引得大伙哈哈大笑，她指的是今天的头条新闻，有位吴姓立委带孙姓女子在信义区的“同”寿司日本料理店，吃完晚餐之后，直奔大直薇阁开房间，却被狗仔队逮个正着的笑话。

开房间又不一定要做什么？美慈生性善良地说。

开房间不做什么更笨，那这种委员下一次肯定会落选！史怀哲开心地说着。

大伙儿又哄笑成一团，几个女人连眼泪都掉出来了。

对了，家华，你们周刊怎会那样厉害？我问道。

啊！那已经不是我们周刊了，我上个月已经换另一家周刊了，也是香港来的，不过回归老本行，专门负责财经的！家华说道。

哦！那你可就轻松多了。我说。

是啊！至少可以不必常跑法院了。家华马上补上一句。

大伙儿又被他这句话逗乐了，等大家笑完了，他又说：其实有些人就是不信邪，不相信“凡是走过，必留

痕迹”。像去年不是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也是带女助理去MOTEL谈公事吗？而前不久，不是有位无党籍的漂亮女委员被逮了一次，可没多久，又来一次……家华说到这里，看了史怀哲一眼，所以说啊，史兄，你阁下哪天要带个美眉去MOTEL做选民服务，可千万不能大意哦！

哈！哈！史怀哲笑了一下，很小心地看了潘丽一眼，才又说：我一向都会记住一句名言。

什么名言！？美慈好奇地问。

就是啊！汽车旅馆永远是男人的战场，名人的坟场啊！

话一出口，大伙儿又是一阵爆笑，不过，潘丽却在笑完之后问史怀哲一句。

那你认为，那位立委偷吃了之后，说要闭关五日是真的在忏悔吗？

这，这我认为是在撒谎，是在逃避。因为面对群众他怕再说错话，所以他必须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沉淀，才不会愈说愈错！史怀哲说。

是啊！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这种鬼话！做错事没关系，但还想继续说谎，可就不能原谅了。老师对不对？小嵒临门一脚补上一句，又侧过头来问我。

对！对！男人就像条狗，只要拴得住就不会出事，拴不住的话，满街跑，到处咬……我话未完，大家又已笑成一团，连本来不笑的何香芸，也笑出来了。

你们这些男人啊！就像猫咪，不管是家猫野猫，哪只猫不偷腥！大小姐潘丽拍板下了定论。

是啊！不过，说起这家同寿司，以前我还常去呢？就还没搬过来新光这边，还在信义国小附近时，有一阵子我和一位好朋友常去，我喜欢在他们店旁用竹子围起来的户外餐桌上喝酒……我说。

那，老师喝完了，没带那位好朋友去薇阁？潘丽开开玩笑说。

没有啊！因为我那朋友是男的，而我们都不是新潮派的，哈！哈！我回答。

不过，说真的我很喜欢看老师的书。潘丽很正经地说。

谢谢，有什么批评吗？

说批评我可不敢，不过我认为，任何女子在老师的笔下，好像都会变得好幸福，真叫人羡慕！潘丽很感性地说。

是吗？也许我也是喜欢看别人幸福吧！因为看到别人

幸福，就会觉得人生好美好美，美与幸福即使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但只要它发生在我们的周遭，对我们而言，也是一种生存的力量吧！我有点自以为是地说着，并且看了何香芸一眼。

嗯，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哦！美慈接了一句。

是啊！所以有好故事，一定要告诉我哦！

一定的，来！让我们大家敬老师一杯，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！史怀哲举起杯子要大伙儿一起敬酒，我笑着与大家喝了一杯。这时我发现何香芸一直在看着我。

对了，香芸是做哪一行的，叫你名字可以吧！我看了何香芸一眼，说道。

老师叫我名字反而亲切，小嵒说晚上的各位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名字就好了，至于……我目前并没有在做事……何香芸有点欲言又止。

咦！香芸，我觉得你有点眼熟！家华看了她一眼。

是吗？我是大众脸吧！香芸笑着说。

你才不是大众脸，不过，我可以确定，我一定在哪个地方见过你！家华出于记者的本能，十分肯定地说。

家华，那就考考你！小嵒插了一句，这话下之意是同意家华的说法啰！

那么，一定是在公众的场合，而你一定是那场合中的主要人物！

家华话一出口。啊！香芸惊叫了一声，她没喝酒就举起水杯，向家华敬了一下，你们当记者都那么厉害，对每个人都过目不忘吗？

事实上，她是……小嵒话没说完，就被郑家华拦住了。

小嵒，你别说，我想……我应该想起来了……家华说道。

好，那你也先别说，先说你是怎么想起来的！小嵒反过来先问他。

就刚刚……她敬我酒时，我才看清楚她的手……家华说想起来了，可并没有十足把握，他的脑子还在搜索着他的数据库吧？

是啊！香芸的手指好漂亮，又纤细又比一般人来得长。美慈由衷地赞美着。

你认为他猜得到吗？小嵒看了表姊一眼说，但表姊没做声，只是笑了笑。

那，咱们就不必再打哑谜了，家华兄，应该可以宣布答案了吧！陈伯承终于插上了一句话，整晚他几乎都是在

听别人讲话。

何香芸，台湾之光。首位华人以第一名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，主修钢琴，今年夏天一毕业，就被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以高薪聘任为首席钢琴师……这样对不对？家华一口气说完。

哇！家华，你好厉害，好像在念十年前的报纸标题哩！小嵐高兴地拍拍手。

大家听完响起了一阵掌声，想不到何香芸不但是个美女，还是个才女。

这个聚会，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半才结束，家华与美慈是一对，回北投。史怀哲是潘丽的护花使者。陈伯承要送小嵐。何香芸则是开车来的，所以她刚刚一滴酒也不沾。只有我落单，我对众人挥挥手想走的时候，小嵐却跑了过来，老师，你顺路送我。

不是伯承送妳吗？我讶异地说。

这时，陈伯承也走了过来，他笑着对我说：小嵐说老师住木栅比较顺路，就麻烦老师了。

好吧！可是我想先走一点路，就走到仁爱路再搭车吧！这是我每次在外头喝酒以后的习惯。

我也喜欢走路啊！小嵐说道。

是吗？那我可以陪妳走到六张犁妳家附近哦！我真的很
是很耐走的。

就这么说定，有个伴儿的话，这段路就不觉得远了！
小嵒笑着说。

于是，我们就从延吉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慢慢地走。

老师觉得我表姊怎样？小嵒突然冒出一句。

是个美女啊！我装得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。

小嵒特地跑到我前头，瞅了我一眼，只有这样吗？

是啊！而且气质也不错，只是太年轻了。我的意思其
实是太单纯了点。

啊！小嵒闻言好像吃了一惊，她是想不到我会以太年
轻来形容何香芸，想了一下下，好像明白我故意地用词，
于是笑着对我说：那老师认为我够好吗？

妳啊！妳比她好多了。我笑着说。

那老师会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她呢？

拜托，妳不要害我等一下回去睡不着！

老师真的不会去喜欢一个人吗？

说吧！说说妳表姊的故事好了？

嗯，她的故事，让你去完成吧……

噢！原来这只是小嵒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小心！前